



襄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四

襄陽縣

荆州文學記王粲撰

劉表理兵襄陽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
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闔宋
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後漢書劉表傳

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
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
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復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
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

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忠所建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教化大行者德故老綦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草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湧疊疊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繇厥繇維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範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

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和和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蕃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字

郎集

劉表周易章句五卷宋衷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

人後漢荊州五業從事

經典釋文

襄陽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正書無姓名垂拱元年

石錄

襄州新學記盧羣撰羅讓行書貞元五年六月

同上

襄州文宣王廟記裴度撰崔倬正書盧宏宣篆太和六

年四月

金石錄

按集本有皮日休襄州孔子廟學記凡二百四十一
字考唐文粹載此文爲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曆
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撰後多扶風古縣也以下二百
八十二字今西安府學有宋僧夢英重書此記碑亦
無後半篇未詳何故楊升菴疑皮在僖宗廣明年與
大曆相去年代殊遠且文藪亦無此文茲故不錄而
附其說於此

襄州遷學記鄒浩撰紹聖元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

於城中至是蓋五十年襄陽自古爲重鎮山擁其西南
長江繚其西北物象肅爽冠絕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世
有特立不羣之士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宮有以
對仁聖表育之意而狹隘卑濕不與州稱因循不問識
者歎之今知秘閣知荊州府呂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
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委舊寓久
弗居議請以爲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點刑獄
事欣然曰此吾衷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
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
田衍總其事因以其址草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

月之已未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煥然一新
矣由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
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
悉皆有庫庖厨浴室莫不得宜又卽其西所謂鳳山堂
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卽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爲
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
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
施於學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序書攷賢能
之制今天子灼見本原遙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
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久踐臺省深知上心

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
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者成閩之俗凜然功
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士之自
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
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能使安其居如此則士
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進夫修
身之道以達乎閭門鄉黨之間由此輔世必有如隆中
之勲業者出焉由此就閑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
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
國於是乎無愧

道鄉集

襄陽路重建廟學碑銘并序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文大中大夫襄陽路總管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王良嗣書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荆湖北道宣慰使史扛篆額大德六年

碑今存

聖元爲制凡士其民而儒其服不糶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卽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材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恢前皇之遠猷舉厥未修之典封

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毓漸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旣墟當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竊築爲荆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鬥吾民包漢峴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乃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火闕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旣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儲者

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
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
是吾方權輿表田募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
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
此者割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歡然辭出若一帥守
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
殿賢儒旁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皆奠薦講
肄籩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
而祇畏矣燧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
元配食顏子拔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

與顏子竝雖經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
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閩憲首請黜之當
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時襄陽未入
山南猶其所蒞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止顏孟
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
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會
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
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之於經
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己

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問而自謂之者也
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
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
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
皆不知爲何說也或曰子記汴學已譏立顏路曾皙伯
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疑者以崇
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之南
已配享者可不請而黜之則江之北有功曾思者可不
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制
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宰國家違於稽古之事雜天

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而後可也侯龔石
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煦分
刺是郡亦以侯嘗勤心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
而爲乎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
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於堯
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由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則遠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
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
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史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奏
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

廟之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
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徧天下惟社稷
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
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
繪工也於山川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
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彷彿萬一者古今人無能
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惟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
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匪無學士曰介甲冑以扞
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旣邈壇南海涯顧爲土中襟帶安

施猶爲名城於漢之涘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
誕告優優於學須才如獲仰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
也經畫義逮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佻達
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奚異親炙朝趨斯
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間闕里卽居行見接武實與成德
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牧菴集

按記中所譏後皆改正嘉靖九年於大成殿後另立
一堂祀啓聖王以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配無崇子
抑父之嫌矣雍正元年封先師五代王爵改稱崇聖
祠其大成殿配位東則顏淵子思西則曾子孟子如

元豐咸淳之制東西序則自咸淳三年以子張升足
十哲外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西序之次乾隆三
年升有子於東序之次并詳今制於後以補記中所
未及焉

襄陽太守胡烈碑景元四年

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隄決民賴其利景元四
年九月百姓刊石銘之樹碑於此

水經注

襄陽城有古隄皆後漢胡烈所築民因歌曰譬春之
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溢惟我胡父恩惠難
置

太平寰宇記

碑久佚景元四年魏陳留王之癸未也

峴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也
與鄒潤甫常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
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罷碑又有
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碑處水經注
諸碑竝佚

羊祜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襄陽耆舊記
李興密之子一名安王隱晉書

梁重立羊祜碑大同十年九月劉之遴撰劉靈正書金石錄

大同中以舊碑殘缺再書而刻之碑陰具載其事同

改墮淚碑大中九年李景遜重立在峴山

輿地碑目

李景讓字後已文水人唐書有傳王象之碑目作景遜避宋諱也

宋景祐間晏肅重書羊公碑至元又毀宣文閣監書博士周伯琦以梁本摹刻襄陽鎮帥楊廷臣重立歐陽元撰陰具載其事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善本襄陽鎮帥楊君廷臣洎郡侯呂君蒙甫屢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謂墮淚碑今不可復見楊君之宗人志卿稔聞王君

君實家多先代碑帖暇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實適有本欣然以授志卿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溫號曉古人書法尤精臨摹志卿以屬之乃購得山貞珉又得善工刻之崇真宮車載至潞上易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之峴首京師大夫士相傳以爲盛舉按羊公故碑漫滅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鐫者三證以吾宗文忠公生於襄鄧間蹤跡最密其自夷陵令遷乾德正景祐過峴山讀蕭誠書內所選獨孤冊碑愛之收入集中不應遺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乃晏肅所作肅有創物

之智爲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見耳此本學書之古
疑爲梁刻昔羊公游峴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
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
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後魂魄有知
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
傳由昔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盛好古
君子萃於輦轂於是典午遺文南城遺烈復傳不朽
豈無數存乎其間哉使公魂魄過峴倏見故碑寧不
追憶湛言而德諸君之懷賢益信夫秉彝好德雖百
世猶一日也

圭齋集

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李興撰明宏治
十四年重立

碑尙存

公諱祐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
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於岱野纓冕相繼九世於茲矣
顯祖南陽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
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規模仁成慈惠其器量宏深容
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己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
神元默散志青雲宏之以道籍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
遠耀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

羣公休之四府並命盤桓累載及公車徵拜中書侍郎
秘書監於時當晉之盛明揚英俊乃引公爲相國從事
中郎遷中領軍遇革命之期任受禪之會秉文經武以
集大晉之祚皇采增輝帝威遠邁偉絕代之風宏唐虞
之緒帝嘉厥庸疇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
子愈咨仍復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釐王度外綏區
域嚴恭寅畏帝命允飭運國威於勾陳握皇樞於紫極
於時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衛將軍尙書僕射以揆天
機崇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永肅以江寇未肅乃命公
都督荊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開府辟命乃養民募財

開斥國界創築五城以防寇衛境然後闡敷皇風懷遠
以德知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土人均其利澤軍
無虞警民不疲勞農功盈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
望風吳人感服襁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
軍公雖享有茅土厯登台階吐殮下士貳於姬公方將
殫彼戎吳經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游
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觀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
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於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
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於常也及其葬上親
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

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哲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斂公自出身以至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勲不榮其祿儀型言行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詔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殊慮勲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固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勛烈宏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絹萬疋於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

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懿德及於羣生涉其風者貪夫廉懦夫立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尙之奇謀潛略清功遺緒靡所寘心乃立碣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與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曰唐曰虞淵淵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殞□□□□□□□□□□□□末□□□□刊□□□是表是旌

諸葛武侯故宅碣在襄陽府晉李興撰

輿地碑目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

間命太傅掾李興為文

蜀記

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王隱晉書

碑久佚文見蜀志注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驥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整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

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殞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早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車騎將軍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陽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

水經注

達人有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鳴闌唯豐義範蒼生道

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域永嘯東巒迹逸
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
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水經注言宅銘作於永興後六十餘年當在興寧太
和間以爲永平五年非也

蜀丞相諸葛公碑大中二年李景遜撰今在隆中 輿地
碑目

改封諸葛亮爲武靈王廟記光化五年今在隆中 同上

檀溪寺禪房碑劉之迺序鮑炯銘輔國郡都曹參軍許
璠書天監十一年四月立在襄州 寶刻類編

檀溪寺禪房碑劉建之撰沙門道安重建天監十一
年立 集古錄目

儀同碑

周元年宇文周碑今在襄陽縣民董氏家

輿地碑目

席肅公神道碑在襄陽府保定四年

同上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

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

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大統中以地歸魏進爵靜安

郡公尋拜昌州刺史卒於州謚曰肅勅襄州賜其墓

田 北史本傳

萬山上有郗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尙後名作兩碑竝述己功一碑沉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

水經注

襄陽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竝是學生所立

同上

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

同上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
元豐類稿

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磚塔七層
其碑文今什在襄州開元寺塔院 同上

徧學寺碑韋承慶撰鍾紹京書開元二年 金石錄

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元豐類稿

九曲靈龜池在縣東北三里徧學寺東古城舊有興
業寺今併入徧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
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即掘

廣深之忽暴雨池溢乃見一大龜高數尺如半張牀大岸側而行衆卽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碑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衆上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碑因卽扶豎今在徧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圖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

記

襄河

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宏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紹京書字畫妍媚道勁

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尙完尤爲可愛也

元豐類編

興國寺碑李德林撰丁道護正書開皇六年正月金石錄

道護所書興國啓法兩寺碑皆在襄陽歐陽公嘗得啓法寺碑刻於集古錄中而於太學官楊褒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錄爲恨今碑陰又有襄州鎮副總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金石錄

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元豐類編

延慶禪院經藏碑銘趙璘撰國子博士裴光遠八分書

咸通九年六月建寶刻類編

延慶禪院碑蔣係撰

輿地碑目

咸通中蔣係盧滔等遊山新題碑今在延慶寺

同上

襄州鳳山延慶禪院惠廣大師壽塔東海潘平撰北嶽
信天書淳化五年六月

碑尚存文字多漫滅延慶寺曾文定以爲在望楚山
而此碑自署鳳山當亦古今之異名也

啓法寺碑周彪撰丁道護正書仁壽二年十二月金石錄

丁道護官至襄州祭酒從事善正書

書小史

啓法寺金銅無量壽佛碑張昌齡撰吳知禮分書永淳
元年四月八日建

寶刻類編

啓法寺金銅無量壽像碑在襄陽龍興寺

輿地碑目

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

元豐類編

金剛經石幢開元二十六年建在龍興寺

輿地碑目

阿難經碑無年月在龍興寺

同上

阿彌陀經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宏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為不可曉

容齋隨筆

襄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五

襄陽縣

襄州靖真觀碑何彥先撰正書無姓名萬歲登封元年

二月 金石錄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鄰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綵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之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關南山側有鳳臺勅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

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 仙傳拾遺

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
年旌表 集古錄

孝子尹仁恕旌表闕文行書 金石錄

尹氏孝德記張柬之撰正書天寶五載 同上

裴觀德政碑賈昇撰湛然分書開元八年立 寶刻類編

裴公碑在峴山 輿地碑目

碑久佚裴觀見唐書世系表洗馬裴後敬忠子官荆
州按察使孟浩然集有送賈昇主簿之荆府詩云觀
風隨按察乘騎度荆關當卽其時也湛然呂總續書
評列於真行二十二人之中

刺史靳恆遺愛頌張九齡撰高恆慈書開元十一年立
寶刻類編

靳公遺愛碑在峴山 輿地碑目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家今則一

都之會故在晉爲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龐雜亦云難
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
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共理而公受頒條之
寄矣公名恆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師幽州長史父禮
庭奉天尉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
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卽溫而聽厲動
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
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勵翼雲翔故
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人爲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
音謂且大用而尙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厭羣

議及在典外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
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
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
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
毒瘴負擔以踏斃垂餌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
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令也惟行不違其
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
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加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
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旣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
格庭少爭訟參佐閑拱屬城宴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

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一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於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已市爲之罷春爲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謨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鯛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曰英英斯公宣哲秉彜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

遷選動必兼能皆再踐糾遏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索風抑揚善政約己爲法急人所病物固推誠事匪忘敬感被於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斯公既沒厥跡可尋斲石是圖以慰眎心

池北偶談記峴山一石幢臥地上其文可辨者十字曰石於山顛播清芬而不已未云開國男張九齡撰乾隆乙卯至襄陽登峴首訪求之所存字不下數百歸語胡學山太守乃屬陳秋士縣丞鳩工移植於羊公祠中揭而視之卽遺愛頌也此幢凡八面前四面

海山金石錄卷十五
每面六行行四十字而此文裁七百四十一字殆係
全書而院亭所辨之字不在焉後四面漫漶無一字
存者豈院亭但見其後而不見其前耶

襄陽令庫狄履溫頌周擇從撰蕭誠行書天寶三載正
月金石錄

按唐書宇文融傳融奏庫狄履溫等二十九人爲勸
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邱畝招徠戶口又履
溫有夏晚初霽南省寓直詩注云時兼尙書郎節度
判官其仕履可見者如此庫狄本複氏或但以爲狄
履溫非也

襄陽令盧俱遺愛碑在襄州

通志金石略

襄陽令盧君德政頌閻寬文史惟則八分書天寶中
立金石錄

俱臨漳人從愿之從父也自聞喜尉入為翰林學士
終吏部員外郎

襄州牧獨孤册遺愛頌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 金石錄

獨孤府君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嘗登峴
山讀此碑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
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譌缺也府君
名册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 集古錄

蕭誠蘭陵人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為之

冠拜右司員外郎 述書賦注

獨孤氏在唐書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之中而不見
册名考孟浩然集有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
萬山亭詩同字疑即册之訛文而蕭員外證其即誠
與

襄陽牧衛府君遺愛頌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 寶刻類編

襄州樊城公遺愛碑李絳撰鄭餘慶正書元和八年十
二月 金石錄

放生池石柱記天寶十載墨池編作六載李愷記在襄陽集古錄目

李愷并州文水人連徙襄陽河東并兼採訪處置使
唐書忠義傳

王粲石井欄記甄濟文彭朝議行書上元二年七月金石錄

記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元豐類稿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
于頔撰掌書記胡証書 同上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舉進士第爲太子舍人更從襄
陽于頔署掌書記 唐書本傳

王粲石井欄記盧鈞撰正書會昌二年四月 金石錄

盧鈞字子和藍田人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

東道節度使 唐書本傳

襄陽北樓記符載撰貞元五年

文見文苑英華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構鬱凝不發非登
高遠眺望則無以疏達其氣導沖和之性焉藹藹襄陽

山水之鄉征南興峴亭之賞賢王造此樓之勝 貞元三年嗣曹

王皋爲襄州刺史 緬邈千載遐襟一致靜操其旨得不根柢於

是乎然勢勝則同制作迺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
人公舍之內特建危榭以瓌碩之材樹窳雜之地左右

翳蒼顧視生熟人莫能登甚無光輝我公懷之旨異日
官府無事攜鄒生枚叟之客高步縱觀於城之墉次於

北隅大獲偉地公竟符曩意據陣不去元機一發樓在
吾自由是振陳成新拔卑爲高經營鼓智才力什一笑
抃之下峩峩橫空襄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
不殫貨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若此之甚
也夏五月辛巳公欲亟逞遐矚亦旣樂只爲食肴酒聚
賓而登之異其勢隱軫氣崇融上乘百雉旁壓萬井飛
陛虹指長檻雲截陵昭回而永睇關萬態之糾紛楚山
無際漢水遠去郢門商雒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
里閭如燔更簞驟盥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卽窈靄靜深
端和肅清輕颺四來衝闥動扃座賓相顧如在顛氣況

乎春之發舒秋之沓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
範作而不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享宴有惠謂之
仁道崇者聲輝位大者物舉搢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
羊公峴亭不沒矣若掘客土斬異材礱他山之石奪齊
人之力肆浩蕩之觀窮靡嫚之樂實曰涼德賈謗不暇
亦文者何述焉野人鯁劣備詳公明白之實敬揚休休
爲來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文苑英華
張端公西園記符載撰貞元十三年六月

文見文苑英華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閭東西

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揚淮楚之不侔也繇
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
廬作爲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
許步南值漢高廟正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邈迤蒼蒼松
檜盡爲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敷簇秀霞鋪雪灑激灑
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皜蔭藹殊滋絕液甲冠他園每
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從
之開軒設簟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樂出門爲人
寰宴居成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草
聞風聲舊齒曩曹翰飛青冥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
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顏如也卽西園
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
此載匡廬遁客日游履踐故輒書衆美於素壁之上使
異日造辟強者遂用之爲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
歷者以爲金畏火而伏之也符載之記

文苑英華

漢陽王張柬之碑李邕撰瞿令問八分書貞元十二年

十一月 金石錄

中書令張柬之碑在襄州 通志金石畧

孟浩然碣樊澤撰正書無姓名 金石錄

樊澤為節度使時 貞元八年由荆南徙襄州十四年卒 浩然墓庫壞符

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

王士源集序開元二十八年卒年五十有二 門裔陵遲邱隴頽沒永懷若

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颯動

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

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

山南封寵其墓

唐書文藝傳

按羅隱孟浩然墓詩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冢
便低張蠙弔孟浩然詩親栽鹿門樹猶蓋石牀陰陳
羽過浩然舊居詩孟子死來江樹老煙霞猶在鹿門
山釋貫休經浩然鹿門舊居第二首冢穴應藏虎荒
碑祇見苔齊已過鹿門詩鹿門埋孟子皆以爲墓在
鹿門而唐書則云鳳林一在縣南十里一在縣東南
三十里當亦傳聞之異詞也

修劉景升廟記羅讓書在襄州

通志金石畧

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爲人所發見表夫

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
四里經月不歇今墳塚及祠堂猶高顯整頓

水經注

按元李俊民劉表祠詩自注云祠前有墓在府城東
門內宋李方叔劉表廟詩亦有入自東郭門言拜景
升墓之句均與水經注違異今府志言墓在縣東十
里紅土腦亦未知其何据也

新立鎮南將軍劉表廟碑陵州刺史劉權撰并書廣明

二年立

寶刻類編

唐修劉景升廟記劉權書在襄州

墨池編

碑久佚劉權忠州刺史晏曾孫也見唐書藝文志注

有劉氏洞史二十卷

劉棗強碑皮日沐撰

唐詩紀事

碑在縣西五里柳子關久佚文見本集

歌詩之風蕩來久也。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也。自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能追蹤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

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驩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為禰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元和六年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開三歲徙帥劍南西川少與先生

遊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為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曰與之為飲宴具獻醺之儀歌詩大播於當時為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污辱重地劉棗強至重必以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哉然反為之惜其壽耳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為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晏見與從事儀等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詘矣奚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

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
掾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禮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
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襄陽邑人
劉求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歎
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湮
沒而無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
存既撫實錄之何愧嗚乎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
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皮子文藪

唐朝請大夫試絳州長史上柱國趙郡李君故夫人京
兆杜氏墓誌銘并序從弟將仕郎守宏文館校書郎宣
猷撰太和六年

葬襄陽縣習池鄉西把里文見古刻叢鈔

夫人諱瓊字瓊本京兆杜陵人後因家邢州遂爲邢之
堯山人焉曾祖知慎皇將仕郎守冀州南宮縣尉祖昌
運皇守忻州定襄府左果毅上柱國考栖巖皇朝散大
夫試左武衛長史夫人長史之叔女也笄年歸於李君
明正清劭輔以材能落落焉有賢傑之操間歲李君隨
牒襄陽夫人亦來漢上宣猷與夫人別業接連得叙宗

族日漸月深情同密親始予隨進士貢路由漢濱時寓
夫人里第稅駕之後徒馭如歸開顏拂口主禮甚渥李
君賢厚少事以儒書自適門內之治實夫人主之其奉
夫也以敬其訓子也以義其睦親也以誠其接下也以
德吹惠布明家政煥然舉是而言雖賢丈夫何以過也
嗚呼才智方遠光景不借以太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薨於襄州旌孝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五明年十月十一
日安厝於襄陽縣習池鄉之西把里夫人生二女二男
長女適太原王儀次女適扶風馬寧長男德元次男德
章德元幼奉擇鄰之訓明經擢第釋褐隨縣尉德章休

休然亦以詩禮光華今則泣血崩心若無所容先遠有
期託予誌德濡毫寫悲不羞不能銘曰

杜氏之先陶唐同源遠派搖漾爲傑爲賢夫人體之令
範昭然身同朝露門閉重泉刻銘片石千年萬年

叢鈔

古刻

徐商德政碑李隲撰李曉隸書并篆額咸通六年十二月建

寶刻類編

碑久佚文見文苑英華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十四年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洎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於天子刻之碑石用昭示於無窮於是天子嘉公之舊軍副使太常少卿宏文館學士李隲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於碑石將傳乎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隲固淺陋

今適當職而爲之非以文用其敢辭於是承命退而敘之公名商字秋卿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芳積潤溯自十五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爲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爲太尉南朝之盛具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代祖諱文遠隋朝爲國子祭酒皇朝爲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篇高祖幸國學召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諱有功卽公五代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榮疊慶光隆顯赫無與爲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爲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

吏之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爲元臣初公少時工學暇豫不爲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爲己之任凡所經涉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爲良吏矣始舉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爲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公時爲尙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最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

問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公見言其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徐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某門殆真賢人與子言是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爲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則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爲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遠人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省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

常患江水爲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大爲之防繞城隄四十三里非獨墊溺是懼抑亦工役無時歲多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隄擁扼散流之水於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瀦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爲患矣其二曰襄陽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積實繁充給率配行供假借辨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創置釋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於補累攤

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促延及子孫例無
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
擾公乃縷悉上奏赦免獲依債戶既除寃聲永息其四
曰承前役納所由官田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
馬禾比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錢人不下
六七百例入屯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監將額添
市耕牛破費收穫無幾公乃廢却其地判租與人每歲
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免工傭其五
曰襄土疆濶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難張旗結
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柵擾害頗甚燒劫閭井驅率平人

至於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
營名爲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爲備
禦每聞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
皆是並賊捉獲更無孑遺頓挫賊心鄉閭遂泰因創造
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爲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塚置
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
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湖南准詔
徵兵同力翦滅漢南兵徵五百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
威強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構亂比諸盜最甚收復倍
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遽先至襄州奏詔令差兵助

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差捕盜將韓季友總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衙虞侯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爲元從押衙齎榜帖先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爲都虞侯二年之中重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不過車馬皆是結

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疇妨害農業繚繞甚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宜造驛永無差徼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蠟其數甚多例屬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倍人遂請度支陸運腳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輸納既免損污疋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牕重客居停全無牀幅結

東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
接大廳怪石修篁羅列其所江波入戶畫舸臨軒信可
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闥改制上廳夏清冬溫憩息
便宜別開道路繚繞江亭主客邀迎咸遂得禮因命新
亭曰漢廣亭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之爲民於興利
除害若屈到之芟子反之飲文王昌之蒲菹雖勞肢體
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
侵刻之負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
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餼
牽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

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總五
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於物也淺
則其澤易竭政之被於物也深則其久愈彰公之去襄
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得不謂之被
物久而愈彰公之德乎與夫在治而民之謬疑者異矣
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峨山者千二百人相率
自外塞渡河歸附於公朝廷以敵衆持疑兩端未卽信
納公乃召其蕃長以恩信諭之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
聽命因請徙齊魯之間隙地以居之編籍以耕民奏置
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

赴者又教其軍績紙爲戰衣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飢
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稌豆麩麥賤出以救之
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力而厚其酬傭濟活以萬
數逾期乃罷有禽俱巢於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爲鷺鳥
所攫日暮羣鷺哀鳴其他巢禽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
己子鷺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爲至德之感及禽鳥焉
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於物也旣如彼今之治襄其
德政及於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
聞於天子而請公之德刻於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
必有來者矣謹繼銘曰

公德之容宏深粹充公仁之先沉浸穠穠內愉外懌溥
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
於峴實表厥美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
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餽饑其急逾已日者大江
浮至於屋萬民之命將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
決其壅天沴以移公之來朝民泣牽衣公從就路攀車
從口專鹹鹺利無歸於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
賢汝可承凝公遜不答退爲讓卑帝心益嘉會襄人來
請記公德刻之於碑帝曰賢哉汝真吏師政苟不惠人
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

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爲襄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祀期千萬年崇巍峩峩揭於峴顛民追而思永貽後昆

華

文苑英

徐商字義聲舊唐書附其子彥若傳不載政績新唐書附其五世祖有功傳中所舉襄陽山柵及韋宙徵兵等事卽採用此碑第五條語也

相國徐公辭立碑表咸通九年在峴山

輿地碑目

聞喜亭記趙璘撰

明統志

亭爲太守裴坦建碑久佚

義亭記劉虛白撰裴光遠正書篆額咸通九年六月建

寶刻類編

社稷壇記皮日休撰裴光遠八分書咸通十二年刻

同上

同

祖堂字在襄州裴休書

通志金石略

三乘典秘之藏在襄州裴休書

同上

襄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六

襄陽縣

羊公祠石幢慶歷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立

石幢在襄陽縣南五里羊公祠中凡八面有蓋有座
前一面直書下刻慶歷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行下
重建祠宇劄子字多磨滅餘六面界作六層每面上
五層刻修復峴山詩下一層原空後皇祐至崇寧諸
人次第題名後一面原空淳熙中大書題名池北偶
談以為幢止六面非也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

字原叔宋城人謚文

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墮不峻極
屹若巨首臨江濱大山半宮不成霍絕水闕左非爲疊
礧嶺聳肩戴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流長驚濱其足
東望瀾迤皆平原槎頭下瞰罟畱集蔡洲近眺田園蕃
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
山名直爲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林冠蓋延山樊
丹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煙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
談者未始聊診論吾謂聖達意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
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豎昏曾稽探穴禹書出
之采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

東吳未平勞機策置酒嘯詠紆勤煩歡顧潤甫恤躬後
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德與山永正唯湛輩如公言
今茲去公僅千載凜然英氣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
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
利取薪蘇積稠粢粥之陶旂供燒燔羊公無廟忽不祀
但縱淫鬼歆牲繫中亭有碑名墮淚至今觀者懷仁恩
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昏下教里邑復祠宇
叙諸祭典躋之元思仁愛樹恭所芟禁止樵伐修墻垣
且欲王命得守固謄言狀事馳九閣書聞天子蒙報可
金石款刻垂後昆使民永念古遺愛勸爾風化常不敦

自王原叔以下和者十五人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范仲淹

字希文吳縣人謚文正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間恩被疆場外中
國倚而安治爲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酒每高會徘徊
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湮滅皆
無聞空悲歲月邁公平仁澤深風采獨不昧於今墮淚
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原叔文學偉當代一麾守襄陽
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逍遙覽
古忽感慨不見叔子祠蕪沒民疇內千金贖故基廟貌
重營繪襄人復其祀水早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戶皆

懽快原叔政可歌又畱千載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尙書禮部侍郎充集賢

殿修撰知河陽事李淑

字獻臣豐縣人

峴山如闖襄廬南鉅平躋賞留愛談官邪俗淪祭不屋
君來懷古茵憑慙孤峰嶽嶇漢之曲雲梁月皋萬螺蠹
輕裘四眺風物佳賓客文章歡意促酒酣嘅涕邀靈期
金碑揭然民哭遺斧薪弗翦召棠樹簫鼓相傳樂社祠
使君籍在華光省秩廢諏新剡章請篆楹寓采神宴娛
比故鑱堅詩播永我嘗學史稱君伐又感先賢祀無歇
德名信與蒼崖俱曠貴紛紛煨壤滅

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

字春卿建安人謚正肅

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遼契昔心更與峴山爲故事
凜然風格照來今

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

字簡夫宛邱人

叔子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槩
漢水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締葺有知那復歎堙沈
又刊翠口畱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

提點河東路刑獄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去惑

漢江千里清溶溶惟此南夏奠其中因山爲城峙險固
一國形勝何高雄嶷然巨首名曰峴回壓面勢尊且崇

東扼迅流疑引翼西峙羣阜如盤龍嶽巖峻拔不可擬
絕岸萬丈凌長空下瞰澄潭迴無際旁睨比屋幾可封
天意造物豈虛設控蠻鎮楚舒隆隆自昔登憩且非一
此山振動惟羊公有志平吳運秘略竭心衛晉推元功
緩懷遠邇人所服開墾田疇時以豐慨然置酒迴清曠
中郎幕府賢而通語公令望高四海當與斯山永無窮
自是綿綿歲歷久閱碑墮淚存遺踪亭祠浸壞詎可究
山歸民籍木以童前知興衰故有日覽者歎憤追無從
龍圖王公守茲土修舉廢墜詰初終感物思人但長息
剡章疾置聞四聰聖宸動色可其請茲山復興氣象融

泚水金存存
卷一六
四
耽耽大厦揭亭宇肅肅真像嚴祠宮遂使靈光享血食
禁樵復祀咨恪恭大抵有功及民物盛德期與天地充
今之視古皆一致休哉千載懷清風

太常博士孫抗

天下名山數南國峴首首推襄漢域前年假節使湖外
道出銅鞮一攀陟檀溪西下煙雨繁夢澤南迴雲霧織
絕壁頽巖畫障開陽林雜藹天光逼飄然不減京臺樂
城闕絃歌野耕植借問人心誰見思雲來遠庇羊公德
乃知仁愛與山俱奚用沈碑銜金刻退詢耆舊訪祠宇
遲拜丹青紀聰直佛藍神館鬱相望獨此寂寥遺盼飾

樂公燕國戚藩佐朱邑桐鄉畝夫職居民立社中詔嘉
撫舊勸來區淑慝指期還臺首章奏立使闕宮榮血食
半途得郡旋治中迴睇鳳林空太息仙郎作鎮未期月
起廢補亡罄心力凡予所欲塵黠聰文符一一條其極
庚桑畏壘旣禋薦魯國靈光亦顛踣由晉至今更幾秋
隼畫千旗熊伏軾但矜□□□形勝誰祀賢人思物色
公當□□乃□□只□□徊翔預□□漢波平遠山巍然
□仰羊王譽充□

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

李一作季

賢哉西晉鉅平侯刻碑立祠在荊州州民萬家見之者

擗面汎瀾雙淚下逮今綿歷幾百祀峴山巍然臨漢水
碑鉞祠廢榛莽中蕭蕭只有悲風起內閣深沈侍從臣
赤帷皂蓋來行春慙慙拂碑復祠貌一朝舊迹重如新
山光葱蒨水清冽天長地久無時別古人今人空茫茫
惟有功名不能滅

著作佐郎范微之

南口會要地山水控雄壯峨峨峙漢首濃綠疊千嶂羣
峰相迤邐頽口厠口口漢流紀東麓汪汪口口漲原隰
錯綺組口口織纈纈景物草四時眺聽增萬狀羊公昔
鎮撫平吳啓霸王經國有餘裕口口此登訪表表口形

勢口月

下缺

大理寺丞韋不伐

羊公民愛深厚叔復善政緝祠流聲詩才德交輝映

匠作監丞通判襄州事賈黯

字直孺南陽人

古郡襄水陽羣山繞郭郭其間峴首者羊公最所樂登
臨見洲渚氣象真磅礴公平既已沒高碑此鑿鑿廟食
有遺像當時盛丹雘到今僅千載碑廟皆頽落喬木荒
榛間廟址存依約碑倒石屢易文字免缺錯我侯至之
初亭廟皆新作爲詩道其意風化思所託侯慕羊公心
仁政及物博將見襄陽治與古相伴若



原件模糊

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劉敞

字原父新喻人

道攸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陵
谷非一變榮名獨至茲當時偶然意正與來者期慷慨
激悲歌崔魏構叢祠懷哉千歲後慰此江漢思公亦蹈
前人方爲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翅中亭碑

河陽節度推官裴昱

字如晦

襄陽有佳山名著無如峴嘗休賢達足我獨愧未踐君
侯把麾符政暇興不淺命車極登臨旌旆隨谷轉心思
羊鉅平息樹宜勿翦於今戴清風整整如冠冕高碑本
墮淚雨漬空苔蘚廟祠委榛蕪奚勸千載善馳章動天

聽口以功烈件果聞帝曰愈恢宇明祭典哦詩序其事
筆銳犀可剗景無一髮遺粲若丹青展乃知覽觀時非
止在游衍聲氣異代同美從江漢顯

滄州觀察推官馬雲

漢水舒舒山崇崇若然峴首口清雄南方強吳恃割據
選命儒將登元戎太康已來千餘載荊州遺愛思羊公
江山襟帶號形勝藉此四成輔晉功公謂高賢事迹異
視之閑暇無忽忽測知當八登臨意景物亦與今朝同
新就峯顛作亭舍面勢豁若凌煙虹蒼蒼雲木望不盡
浩蕩古意深何窮盤回小徑一鈞石

山下臨水有巨石曰鈞臺俯頻

凝碧相連通

下有注文
八字今缺

叢篁森口林荔鬱又從其下興

祠宮迅湍急瀨鳴淅淅濃嵐翠靄霏濛濛晦晴氣象隨
變易朝昏萬狀殊初終閣老分符二千石旟竿刻隼車
畫熊管內民租絕逋負里社歌舞歡年豐府門晝扃官
事退時引賓佐嬉其中崖條嶺蔓雜丹白澗花滿眼羅
青紅磴道邈迤陟縈屈飄若巾屨騰秋空豈獨游觀樂
閑燕圖樹佳政希前風經由粗得究本末強顏模寫慚
非工音辭鄙俚雖一唱下詞寒苦無怡融

守宣城縣令連庠

字元禮應山人

大江西來遶重城猶如叢花疋練縈左山右阜若開避

曾是峴首當頭橫江湍衝山山不動滔滔雪浪東南傾
隕然巨勢壓漢境萬楚不得專雄名四時美景千百狀
登臨可以攄襟靈近麓按藍秋水淥幽巖團結春葩明
寒林蕭疎四面合夏木延袤長川青危顛碑墊龜螭蟄
陰崖檜老蛟龍形俯瞰川島相向背風恬江面羅紋生
魚舫數百集其下警然來往一葉輕波底崢嶸沈翠影
槎頭鳧雁斂霜翎天然佳致信可尙只是丹青寫不成
叔子當年樂山水每來置酒空壚鬻賢達勝士共愛此
謂此風景魁南荆荆人被化思不已立祠山椒供祭牲
爾來綿亙幾千歲瓦飛棟撓誰經營守臣罕肯着脚到

遂至占固屬兼并非憚鳩工繕完葺誠知仁政難繼聲
帝眷襄陽曰重鎮宜從內閣擇名卿明公之來百城悅
壺漿竹馬相歡迎政成公休屢登覽山前車騎長晶熒
僚空寓目看不足詩豪佚發輸精誠乃教僚屬復祠宇
仍從嶺上新虛亭歲時遊憩備言詠荆人愛之猶鉅平
羊公之政公之化異時一致當同評兩賢繼美何以況
山之永兮水之清

均州鄖鄉縣尉黃通

字介夫邵武人

仙翁移守前年春口書小子中自論口嗟羊公不血食
乃表乞廟於山樊因復爲山發風咏辭氣浩浩涵胚渾

又不束弃賤且鄙似欲餽餽聯璣璠捧詩那能測涯岸
但覺俗骨銷沈昏師丈之命重違辟手摩空腹強亦言
召伯聽訟棠樹下後人思伯樹不殘羊公遊處峴山首
後人見山卽沈瀾或者怪之輒致詰厥口何惠施元元
答云賢者豈徒爾其事雖遠跡可根昔者郊鄩鼎旣口
三姓竊出闕中原野鬼狂神盜社稷渴龍飢虎搖乾坤
於皆生靈乃何物蛇豕口吻恣吐吞丁黃那復顧邦本
荒城白晝啼幽冤口石未安晉已奪晉口將至漢之瀆
公來有意補膏血寧重黔首輕兒孫朝問疾苦歷萬室
暮復逋逃開四門衆化以術公以道人伏以威公以恩

湖山志卷十六
九

□□□□用□□使民□戴如□□不然楚山盡奇秀
豈特懷□□□村山舊有亭亭有碑碑前□見墮淚痕
獨使庭堅忽不祀可□今古多朱轡仙翁下車郡卽治
旋日鞭馬城南奔踟躕山頭念往事□不輕發心暗捫
吾州祠宇數十百何功何惠牲牢殮而令公作莫敖鬼
嗟我庸敢誇雄藩玉書尋許□祀典庶令賢者終天存
士民歡笑□□□□□□□新宮垣梁國入吳毀淫祠
泰伯子胥古獨尊南陽守睦祠子陵浙東薄俗漸已敦
仙翁還作叔子廟漢南又開風教源誠令身在名滅者
收目仰視慙英魂鳳林古景絕無盡未筭水木兼蘭蓀

山前遊騎試思否此山不直供琴樽

右上五層峴山唱和詩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
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康遵度因按部經峴首登賞焉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
事王嘉錫偕從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

天章閣待制知郡事劉元瑜新保倅虞部郎中路綸郡
倅比部員外郎朱适都巡檢崇班王世良長林令何昇
穀城令張唐英襄陽尉李旭同遊峴山置酒賦詩嘉祐
六年辛丑十月四日竹山令權襄陽縣安宗夤奉命書

張唐英字次功新津人商英之兄皇祐初調穀城令
後至殿中侍御史

太守孫頌景修同湖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義問
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苗時中甬上人唐義問介之子也

黃堯允元之提刑湖南石璘子文奉使襄廣胡宗回純
夫別於峴山之亭元豐庚申仲冬癸巳宗回謹令男義
修題

胡宗回宿之從子

畢之進代歸賀君儀趙德麟李仲益馬汝楫董君序魏

道輔周共叔同餞紹聖丁丑二月五日

畢之進名漸潛江人趙德麟名令時燕王德昭元孫

魏道輔名泰襄陽人周共叔名行己永嘉人

郡太守岑巖起飲餞前熙帥鍾弱翁於此吳周臣趙德
麟魏道輔李方叔俱至元符六年六月十日

岑巖起名象求梓州人李方叔名廌陽雀人

吳周卿趙德麟趙君度謝公定魏道輔魏承老同來庚
辰二月六日

范準夫沿檄覆檢襄陽邂逅李子昂蔡昌期同宿鹿門
別院次早再登此崇寧壬午仲春初三日

右下一層題名

淳熙乙巳臨川王厚之順伯被命措置郵傳至襄陽孟冬二日還轅胸山高仰一永嘉劉義山中山閭口英餞別於峴首天宇清肅北望中原慨然久之
右一面大書題名

新修峴山亭記貞明二年在峴首

輿地碑目

碑久佚

峴山亭記歐陽修記熙寧三年十月

碑久佚文見本集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己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

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

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予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

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六一居士集

臨川廣陵二先生詩碑錢唐薛昂題額吳說書丹宣和
元年歲在己亥仲春乙巳

碑在谷隱寺前

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
侯當此時龍臥獨摧藏搔頭梁父吟羞與衆爭光邂逅
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
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
路聞者爲悲傷孺子祖餘策猶能走彊梁

廣陵先生龐德公詩并序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
我可歌乎命弟子絃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
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束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
以旣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
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輪亦奚以爲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桷椳之累重顧柱小
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
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
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後噫雞兮
豕兮死以是兮

鹿門燈禪師塔銘釋惠洪撰靖康二年

燈禪師住鹿門塔銘今存

藕灣集

西蜀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
師昭符者宏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
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
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稱之曰能讀
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
今朝第一等人也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
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摺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
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實梵觀其規模宏大教

觀淹博熏蒸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卽當時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當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

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卽行登大洪謁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迴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卽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瀉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趺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東京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厭名

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揶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洲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旣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媿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

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鬐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初惠定禪師自覺草律爲禪開荆未半而逝螳藏蜂聚故窠遺垤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蟠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壑吞風而吐月椎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游戲然不知其中

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
喜施不計有無傾困倒廩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金人
復入寇兩宮圍閉驚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
門弟子明顯白曰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
憂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林
什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人得寧
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
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
閱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
受心法蒙記荊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日

全身塔於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來乞
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月
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捏聚古今粲然
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觸無
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嘗有神頴振其頽風堂堂燈公
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兩坐道場枵
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親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
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
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嶺萬仞蕩摩雲煙

曰塔其下望之歸然緬懷高風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
範來世 石門文字禪

文選樓記陳棋撰淳熙十年

碑久佚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
教條既定毗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恬以嬉公於是搜訪
古先哲人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
高齋故址於譙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
劉孝威庾肩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
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
於是歟後人卽其址爲齋歲久撓腐摧於蓬藿公命撤
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覽無礙其西爲

楚山壇坻扶輿而環翠屏旁出數峰蒼然秀色遠與天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南則鹿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闌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煙霞杳靄之中近而里閣樓觀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廻環璀璨鑿鑿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楚而得大觀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吐吞煙雲朝夕之變化閱千載如一日者固有焉此昭明所以飾爲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輯其書而公爲之激昂慷慨尙友昔人挹其風於旣頽也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上眷

知入爲監察御史疏十事譏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爲有用不數月而三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哉昔李善嗜文選之學積其註爲六十卷李德裕家獨不置文選謂其書爲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公忘言於決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爲斯世之用公蓋得其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遺繇公而不泯矣公名慶胄字子餘青社人云

峴石寺摩崖程九萬書慶元三年五月

磨滅者五字餘尙可識

□□山舊有陽廣洞壺天閣戎帥新加葺修復搜抉兩
旁巖穴之秀爲棲霞爲嘯月爲琴几碁臺盡發茲山之
秘旣成約漕及余來觀相與歎賞久之但恨未能引泉
耳戎帥欲余著語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記併題崖壁帥
守池陽程九萬鵬飛書漕桐鄉朱致知仲格戎帥河陽
趙淳清老時慶元丁巳端午日其詩曰蒼巖絕頂俯晴
川佳處潛開小洞天琴几碁臺誰是伴霞棲月嘯恍如
仙鑿山見骨雅多石巡澗□□壺引泉留取摩崖今始

口勒銘他日似燕然

府志言峴石寺後有棲霞洞嘯月亭其作者姓名歲月未之詳也嘉慶二年予在襄陽別薛得之

楚巖題名河陽趙清老刻石慶元三年九月

在望楚山摩崖書

池陽程鵬飛河陽趙清老慶元丁巳重九日同來

修堤記摩崖書慶元四年

在縣南三里山麓凡四十行行八字後十八行石理
皴裂

襄陽自昔有大隄迴環重複踰四十里歲久不繕日就
隳削慶元丁巳秋七月漢水暴至隄不沒者纔一二尺
由罅漏而入者數十處未幾水平安撫使徽猷程公用
是力請於朝願增築之且屬都統領衛趙公專總是役
十二月命下卽相與選口鳩工度材計口口口口經始
於明年正月八日丙午訖事於二月二十八日丙申凡
用工一十五萬有奇口公欽承上旨日往程督口授手

畫拊勉勞來而口公復與口軍口中許公時加口口故
士卒樂爲用 後缺

巖亭磨崖趙淳題慶元五年

在縣南三里山麓凡六行行九字

慶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將官以下徧祭戰歿將士於巖
亭之野酌酒焚幣成禮而去清明日復攜家來此遙睇
松楸用修時祀河陽趙淳題

習池館記尹煥撰無號年

碑久佚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連檣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惟城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畿然傍漢數里居民鮮少士大夫息肩橐率不免下榻葺舍自嘉定寶慶後屯田旣成官吏絡繹阡陌凡宵征而旦趨衙與朝發而暮至大隄者或假爨桑門之居騶走弗謹埜井唾綠縮屋而炊屢屢可厭也於是議者請建候館於南關外制帥閣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往度地越峴凝眺適田舍譁言發地得碑將獻諸郡就視之則前守習池詩也

因訊池何許曰蕩於兵矣而故蹟猶在在白馬寺之荒
圃至則崇山聯抱一水涓涓自崑竇注於漢循流而上
坡麓曼衍水洄漩渟滄洋演淪曲奇石磊塊激發琮珮
青林媚篠蔭映光景窈乎靚沈乎清蓋殊境也而泥垣
棘籬荒蕪埋沒煥刊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鹿門
橫陳通川平瞰驛道於館宜先是制府斥堠兵鋪在其
東可五六十步俯岸嵌空鴻濤舂嚙雨甚則憂墊因議
并徙堠鋪於新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於公乃捐銀
市地築堂二十八楹扁曰習池爲寢舍二十有八楹扁
曰懷晉浚池引泉壓以飛梁外繚以垣蠹門臨衢扁曰

習池館皆語實也椽不斷斲不磨節費也旣成公謂煥
盍爲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山公
遊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噫山川顯晦時也
世故廢興人也士習有勤惰而興廢係焉世故有變遷
而顯晦關焉方晉不競士行士雅輩運斲擊楫董董扶
持季年何時顧放情高逸酣酒不屑事事上宇下宙夫
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訓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德乃且
蹙額遠慮晨興夜寤孜孜如羽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
走無射星言夙駕莫敢興從事獨賢之歎夫厭浥行露
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叙情館以憩之上之人念下之

仁也繼今而往咸仰池上勺之淪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尙可遐想公方爲國倚重而閑未遂然一邱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茗溪之上託斯池以寄興煥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李曾伯紀功銘并序摩崖書寶祐元年

在襄陽城西

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

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書大德元年
在襄陽萬山碑久佚

章佩少監赫赫由宿衛拜官天子嘉之侍臣奏曰赫赫
之父易不刺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
左丞曾大父札馬刺罕官至大名路達魯花赤

下缺十
七字

贈推忠協恭佐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
封魏國公謚忠惠左丞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
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懿達魯花赤贈順
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安
順母阿木刺氏祖母兀魯阿迷失蒙古乃蠻口氏完顏

氏并封魏國夫人會祖母四字氏封魏國夫人下缺赫

赫之三世加爵謚墓神道當有石刻請下詞臣下有曰

忠懿碑可命元明善為之臣謹按忠懿公小字阿刺罕

西域下缺人也為其國望下有太祖皇帝佩之金虎符

為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者夏言口口也

惠愛在民丁未歲口口葬焉夫人卒于戊申歲安順公

三子忠懿公居次中統口口為大名路達魯花赤

至元四年改口口路總管府事階朝請大夫九年改同

知太原路總管府事十年遷少中大夫佩口口襄陽路

總管府達魯花赤下缺年遷嘉議大夫寶慶路達魯花

赤十五年遷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十六年改廣南

西道宣慰使廿二年改福建道宣慰使廿四年改河東

口西口宣使廿五年下缺道宣慰使廿七年遷四川行

尚書省參知政事不赴廿九年遷資善大夫江西行中

書省左丞大德改元改湖廣行中書省左丞進階資政

未任以疾薨實是年口月也子口口口護柩葬襄陽城

西萬山之原從民懷也春秋五十有九公娶乃蠻氏至

元五年卒再娶完顏氏大名官族至元十四年卒三娶

下缺曰趙氏口氏下缺忠惠公完顏夫人出也次日烏

馬兒朝請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日口班口西行

臺監察御史一女子皆

下缺十
二字

公機警疏朗有口口才

在大名口口渠漲魏人苦之疏水道嚴隄防口口人受

其利在襄陽五年口口新附禁戢兵士通商撫農口饑

濟口民口口口在寶慶口羌周龍兵起

下缺
四字

殃不及民

討占城討交趾

下缺
三字

皆嘗供億軍興立而集事凡所臨

蒞咸有能稱當時以為名臣云忠惠公為侍郎為憲口

口官宰相口為賢

下缺
三字

議大口者必

下缺
三字

忠懿公可謂

有子者少監甫出二十而孤尚賢樂善禔身正立成其

父之不逮其所至止蓋未可量臣奉勅為之銘銘曰

漢通西域才不漢用元帝萬國寸才是送不挾詩書亦

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歷以長維忠

懿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

從秉我公忠濟之和同而勿聲儂安爾耄童官五十年

十有四遷一口其賢罔或怨言反葬吉兆襄漢之塹豐

碑揭豎對峴之前耆舊追口靡不涕漣倚羊叔子千古

比肩忠惠又相大業端亮伊國之毗伊民之望宛其口

歸善人口喪司封口勅三世追飾詞臣奉詔爾文與曜

千祀其聞猶有肖孫

趙孟頫松雪齋有章佩丞黑黑

碑作
赫赫

封贈三代制其

曾祖父曰札馬刺丁

碑作札
馬刺罕

祖父曰阿里罕父曰亦

不刺金碑作易不刺金以譚無正字也志言碑在城西民家園地中欲移置而未果惜哉

南平樓記虞集撰後至元六年

文見本集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陽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

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頽頽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臯彷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草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

自救之徒也原田晦晦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以剗削消磨而復其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而四方遊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力之

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
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
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之功
烈以詔其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
以奉國家威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山之崇檀
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
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矣

道園學古錄

朝列大夫雲南布政左參議致仕呂公墓誌銘李東陽
撰宏治元年

文見本集

公姓呂氏諱昇字明遠世爲襄陽人祖諱義永樂初累
功擢徽州衛副千戶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祖
妣孫贈恭人考諱貴嗣千戶有寵英宗朝起擢錦衣衛
指揮僉事後嗣貴州平越衛以功遷指揮同知階懷遠
將軍懷遠公四子公年最長幼嗜學遊京庠從禮部侍
郎邢簡翰林編修劉公昇受易學舉順天壬午鄉貢連
得甲申進士第觀政吏部成化丙戌受戶部主事有勤

慎聲庚寅疏乞省懷遠公於平越間歲乃反壬辰懷遠
公卒率諸弟往歸其喪服闋遷員外郎丁酉運舟不時
至命公往督官士奉令罔敢後己亥遷郎中會朝廷用
師建州出督運餉餉不告乏辛丑充興王府冊封副使
癸卯擢雲南布政司左參議至則躬親郡縣察隱除弊
有武官怙勢殺人執法者欲貰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
法民翕然稱快蒲蠻亂奉檄宣恩德皆帖服不敢肆公
巡不擇地衝冒瘴毒因獲疾瀕殆乃起丙午入賀聖節
事竣遂乞致仕宏治戊申十二月四日疾作遽卒年五
十七孀母王封恭人生母李及配楊以公貴累封宜人

子二某年日葬嗚呼予與公同庠同舉鄉貢及進士凡
三十年聞政譽籍甚顧於詩未甚悉也比臥病公攜五
言數首過予使訂可否予見其帖有法度及詢之則曰
吾業此二十年誦唐詩千首每袖置一卷有遺忘輒取
繹之今尙能誦焉所作五七言亦無慮千首然未始示
人聞子論甚強予意後數日當盡攜以來過期不至忽
報云死矣因取所畱稿閱之慘然以悲又數日公弟錦
衣千戶昂奉同年通政曾公克明狀以銘請予因以語
昂俾輯遺稿俟異時次而傳之而先畀以銘銘曰
生不溺貴當力學以成旋棄其羸以保此令名胡取之

澠而委之也輕乃以其餘自託於詩欲以是鳴志弗竟
而止實傷我情有欲知公不於其詩其考我銘

懷麓堂

集

仲宣樓記王世貞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
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
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
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
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
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
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
陵而盛宏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邱

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邱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

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媿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於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阡而荆社之不木與迨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掾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旣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

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
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
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衮
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
所不衍衍卽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賦以登高能
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弁州山人集

